齐鲁晚报 齐鲁晚报

谁为倒逼机制埋单?

核心提示

民工荒是个老话题,2011年春节后刮起的这股民工荒,哪些矛盾暴露得更加突出?民工荒是不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下的一个无解命题?

我们选择本省两个地方作为样本观察。一方面,记者深入山东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县莒县,调查了解近些年来,这个县的劳动力输出变化情况,60后、70后、80后农民工的去留理由、心理变化和社会诉求。

同时,记者深入青岛这个劳动力输入大市,了解企业的用工变化。在民工荒越演越烈的背景下,这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面临的困局有解吗?农民工用脚投票,能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吗?

青岛市城阳区红岛工业园一服装厂,来自德州20岁的刘金辉正在赶工,身后数百台缝纫机因招不到工人而无法开工生产。

莒县,那些回流的农民工

本报记者 鲁超国

日照莒县拥有110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95.5万人,作为劳务输出大县,莒县曾经每年都对外输出20万人左右。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莒县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60后张现河:
一个月挣几百元很划算

元宵节过后,莒县的乡村基本上陷入了平静。

"该留下的留下了,该出门的大部分都出门了。"几年前,莒县劳务输出办公室主任郭京禄可没有想到会出现抢夺农民工的情况。

1992年,县里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当做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那时候,这里的主要工作是提着小包跑到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去找企业,求着人家接受工人,有时候还会给企业交一些管理费,人家才肯收。"

"那时候自己外出怕被坑被骗拿不到工钱,县里联系好了企业,定向输出,招工的时候报名的民工都排队,有一次一天来了300多个人,把院子里挤得满满的。"

"出去打工一个月能挣几百元很划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安庄镇官家林村的张现河觉得那时的打工收入是一笔额外收入,可以补贴家用,给孩子挣个学费。年轻的小伙子们,希望挣钱回家盖房娶媳妇。

张现河今年50岁了,他从1998年就走出家门,2007年回来,不再出去了。和他一块出去打工的村里的男人们大部分是卖苦力,"不怕脏不怕累,忍气吞声的"。在劳务市场等活,一个招工的过来,"呼啦"围上去一群,人多活少,大家相互抢活,压价。

打零工的一般延续着"干完活给钱走人"的程序,张现河高中文化,在村里同龄人当中已经是高学历了,"很多人大字都不识一个,合同就是按个手印,上面写的啥很多人不知道",刚开始他们甚至不知道啥是保险,什么是福利,只要干了活给工钱就可以了。但是,即使这样,有时候连这点最低要求都达不到。

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莒县对外劳务输出一直在20万人左右。2008年,莒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发展到16.8万人,年可实现劳务收入13亿元以上,占往年农民纯收入的30.2%。主要集中在天津、大连、青岛等城市,其中在青岛务工人员达到8万多人。

70后马庆翠:
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正月初九,招贤镇36岁的马庆翠还想去青岛一家箱包厂上班,老公劝她留下,"家门口那么多厂子,干吗还往外跑?"

17岁高中毕业后,马庆翠就去青岛打工了,每年春节后去青岛打工几乎成了一种惯性。

刚开始去时她是一名牛奶包装工,一个月挣800多,在她看来已经非常高了。现在在一家箱包厂打工,每月挣2000多,她觉得非常低了,"以前的钱值钱,现在的钱不值钱啦。"

婚后,马庆翠两口子都去青岛打工,有了孩子后她就把孩子扔给婆婆带。刚开始她老是想孩子,一个月回家一趟,后来,心疼来回60元路费,就回去的少了,想孩子了就拿出照片来亲亲。

马庆翠一般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晚上回到出租屋睡觉,"就像个机器人。"

"前两年,因为孩子没人管,学习不好,我老公先回来了,在家运输蔬菜。"马庆翠打探了一番,同村的一个人在当地的浩宇集团干纺织工人,"她给我说工资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一般都2000元以上,高的能拿3000多,而且不加班,一天8小时工作制。"马庆翠很懊悔没早点回来,她打算介绍老公也过来一起干。

记者了解到,目前莒县大型企业集团有10个,其中的浩宇集团,2001年成立时还只是一个有一二百人的物流公司,现在发展成了跨行业的企业集团,拥有4000多名员工,其中80%以上都是吸收的当地农民工。

"近几年,县及乡镇企业发展很快,消化了不少农民工,很多人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还能照顾老人、孩子,消费水平比大城市低很多,连地里的农活也误不了。他们宁愿在家门口挣2000块钱,也不愿外出去挣那个3000块。"郭京禄说。

在莒县一家饭店干服务员的张蕊,每月基本工资1300元,加上提成每月能拿到1700多,和当地公务员工资相差无几了。

莒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也在不断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大棚、畜牧养殖等,一些年龄偏大的农民不愿再出门打工。安庄镇官家林村近1600人,每年外出务工人数有400多人。近年,村里建成葡萄大棚400个,一个占地1亩的大棚蔬菜大都在2.5万元以上,短短一年时间就能收回成本。今年春节过后,就有60多人不再外出打工,打算继续当农民。

安庄镇高柳村村支部书记高贵久称,节后他们村也有40多人不再外出打工,打算在家建大棚,准备上蛋鸡养殖项目。

"以前总觉得窝在家里挣不了钱,也没出息,老想着往外跑。如今,在家搞养殖一样能发家致富。"夏庄镇大略疃村村民闵凡栋,去年在威海一家企业打工,后来看到在家搞养殖也能挣大钱,他贷款2万元,加上打工积蓄,很快建起了养鸭大棚,每茬养鸭4000余只,每年纯收入在5万元左右,"这比打工强多了!"

"人不可能打一辈子工。有很多农民工学到技术后回乡自己创业,这也是将来农民工发展的一条路子。"郭京禄说。

据统计,截至2008年,莒县经在外务工人员引进的项目有60多个,回乡创办、领办的经济实体达到500多家,吸纳富余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4万多人就业,带动当地3.2万农户走上致富路,另有近万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从事高效养殖和农产品加工业。

而近两年有多少劳务输出,莒县劳务输出办公室已经无法统计了,"现在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已经不在我们这里填表了,我们每年招工也就5000多人,定向输出。"郭京禄称,现在很多企业给他们打电话要人,但招到工人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80后张淑惠:
不给他们干了

1988年出生的张淑惠过完春节后就没再返回到天津那个工厂。

她在工厂里已经是一个管理80名工人的组长了,"太操心了",她的工资比普通工人多了200元-400元岗位补助。

这是一个拥有3000多人的电动车生产加工厂,工人大都是和张淑惠一样的年轻人。

张淑惠在厂里干了两年,每天都加班,一天干15个小时以上是经常的事,这样的话,才能拿到近3000元工资。

生产线一开,人就不能停下来,如果想上个厕所,就得让线长或组长过来临时帮忙。2010年"十一"厂里没给工人放假,"十一"过后,有一天早晨起来,张淑惠发现工友们都站在院子里,机器停着,经理让开工,没人听,也没人站出来与厂方谈条件。大家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谁带的头,谁组织的,工人们用无声表示着不满和抗议。

"其实大家早就想罢工了。董事长说我们这些人没文化,不应该拿那么高的工资,工资一下子下降了20%。"大家私下里用最恶毒的话骂老板,但是没人敢挑头反抗。

开工之后,工资依然没涨,每一次发了工资,都会有10多个工友离开工厂。

过完春节,张淑惠也辞职了。

19岁的陈恩美长得恬静而柔弱,为了给母亲看病,她在青岛一家箱包厂工作,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感觉自己就像个机器",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她觉得受不了这苦,于是辞职。

担心工人辞职,工厂一般会压着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陈恩美一共被压着3000多元工钱,但春节后她决定再也不去了,"那些钱也不打算要了"。

"不给他们干了。"陈恩美说,刚开始那个厂子还有80多个工人,年前的时候只剩下十几个了,"估计快倒闭了。"

郭京禄觉得,用工荒是和企业有很大关系的。

"当然,提高工资比较重要,但也不仅仅只是提高工资的事,各项福利待遇应该跟上,企业文化也很重要,不能把工人当奴隶。"

他举例说,有一个私营企业主,一年挣200万,"私营企业主也不能只顾着自己挣钱,应该尽一些社会责任,能否让员工持续享受企业发展成果?是否让他们有归宿感?业务精英比新手效率高很多,对企业来说,如何留住人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比老一代农民工高,维权意识和个人追求都比较高,不再仅仅局限于挣钱。"郭京禄说,以前干个保安,穿一身保安服都觉得很神气。现在的年轻人很少去干保安,他们都有一个长远打算,希望能多学一门手艺和技术,对自己未来发展有帮助,看企业发展前景如何,是否有自己长久发展的空间。如果他们觉得不如意,很快就会扭头就走。

他们关于未来的畅想

春节过后,青岛老板就不断给马庆翠打电话让她回去上班,并承诺给她加工资。后来,老板开车到家里去接她,发现她已经在当地企业上班了,才失望而归。

马庆翠和老公制定了目标:好好挣钱,然后在县城买一栋房子。

浩宇集团给职工的一个诱人待遇就是,他们集团在县城开发建设的房子,可以以成本价卖给员工。而在青岛,不要说买房子了,租那种最便宜的铁皮屋马庆翠都嫌贵。

张淑惠已经攒了两万元钱了,"我不想再打工了,我想在县城找个地方,租下来,开个服装店。"

官家林村的张现河在葡萄大棚里悠然地点着一根香烟,他家一共4个大棚,"一个大棚一年挣个两三万没问题。"

◀2月13日,在沈阳路劳务市场,一名女子手举红色招聘展板在众多求职者之间穿梭。

◀同日,在这家劳务市场,一家物流公司的招工代表在等候求职者,但等了一上午仍然不好招人。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青岛,那些闲置的生产线

本报记者 张榕博

作为山东的经济龙头,人均GDP达到9500美元以上的青岛市,如何经历民工荒的阵痛?对"人口红利结束"带来的倒逼机制,不同阶层有不同的解读。

红岛工业园:
亿元代工厂人去楼空

2003年,一场席卷全球的"非典"让世界知名消毒防护产品巨头在青岛市红岛工业园设立代工厂。2011年2月末,连续几年的用工荒让这座投资亿元人民币兴建、能够容纳3600多名纺织工的企业几乎人去楼空。

几次上调工资也罢,提供食宿和培训也罢,用工荒还是来了。这家代工厂的中国副总全秀玉说,如今企业仅有不足百名员工,现在她手机里记着每位老员工的电话,最近几天,她经常给她们每个人打电话做工作,希望她们能够留下来。

位于青岛市城阳区红岛工业园的代工厂占地面积70余亩,有两间一万平米的厂房,以及1.2万平米的职工宿舍楼。但走在整个厂区内,很少能看到往来的工人。

2007年时,这家企业的员工总数最多曾达到600多人,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企业员工就出现锐减,平均一年减少100人,2011年便只剩下了部分老员工。"2011年的订单多到我们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干上一年,但招不来工人,我们自己销售公司的订单都无法满足,更别说国内外其他订单了。"全秀玉说。

"实际上,我们的待遇不低,管吃住,即使现在物价涨了很多,但是我们的伙食一点不差。"全秀玉想不通,从2003年至今,企业工资年年都涨,从平均1000元左右提高到现在最高3500元。但2009年她去四川巴中招工,结果一个人都没招来。她考察过河南、四川以及省内的菏泽、临沂,越来越多的年轻工人对企业说不。

全秀玉说,现在90后务工者与上一代务工者最大的不同就是缺少责任心,不打招呼就不干了,即使企业提高工资,增加待遇,但这批打工者的目的已不再是维持生存,也很难融入企业规范化的管理。

记者看到,整个这家代工厂厂区外面只有三个网吧,一个菜馆、一个理发店,这就是员工平时的全部娱乐活动区,而整个工业园几乎与世隔绝,没有一趟公交车通往市区,没有任何生活配套设施,工业园中有人,却没有生活。

企业会计肖女士说,这里大多数员工是临沂的,不少已经回老家了。有些女员工回家结婚生孩子去了,还有的觉得离家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活儿累,没有自己的时间。

现在,为了保证机器能够正常使用,100多名纺织工在800多部织机中间定时穿梭。她们从早晨7点半开始,一直干到晚上10点,其中只有2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绝大多数女工每天至少需要做工10小时以上,每秒钟至少需要完成2个以上的缝纫动作,日复一日。

在红岛工业园的十几家企业中,不止一家企业遇到了用工荒。"一家企业年前还有200多人,年后就只有40多人回来,一个中型企业一下就变成小型企业,根本开不了工,这是普遍现象。"这家代工厂对面的羽绒服厂工作人员说。

全秀玉算了一笔账,一个月企业的人工成本需要70万元左右,占到整个企业运营成本的50%,现在每个人月薪提高400元,企业的支出就要翻倍了,几乎无利可赚。"可以说当初美国企业就是看上了咱们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才在这里设立工厂。现在廉价劳动力没有了,连工人都招不起来,美方老板已经打算放弃这个企业了。"

全秀玉还不明白什么是刘易斯拐点,但她懂得时下流行的"倒逼机制"。"倒逼机制有道理,现在人工成本上去了,如果不转方式调结构,企业利润被挤压没了,企业可能就死了。"

但她又告诉记者,目前厂里使用的缝制机已是最先进的,如果谈技改、创新,确实乏术。

中小饭店:
大的能挺过去 小的只能关门

"园林工人,管住,1600—3000元;冲床木工,1600—3000元,供食宿、午餐;汽车装潢工、空调装修工,2000-3500元,管食宿;面包车司机,双休日、8小时工作,2500元以上;方中圆厨师3000—3500元;送水工3000—3500元;可口可乐配送货司机2500—3500元;网游代练3500—4000元,包吃住;轮胶工,3000—5000元,包吃住……"

24日,在青岛市内蒙古路长途汽车站附近的自由招工市场上,上百名各行各业的企业招工人员迎着寒风,将招工招牌举过胸口。从省内各地来青的务工者们,下了汽车就都会先到这个马路"人才市场"看看用工行情。

记者注意到,今年,很少有不招工的单位,也很少有不提薪的单位。包食宿这个条件,以前仅在大企业招工中才出现的优厚条件,今年已经成能招到工人的基本要素;月薪3500元,一个送水工的工资也让不少青岛的白领艳羡,而普遍工资水平都比去年提高了500元—1000元。

"3000元就招一个送水工,还嫌少,凭什么?"老船夫酒店人力资源部经理小马说,他从18岁出来打工,10年了,当上了部门经理,但是现在的工资还不如一个洗碗工挣得多。

马经理说,现在物价上涨,务工者希望提高待遇,每个企业都理解,但是承受能力却有限。他举例说,餐饮企业人力成本占总支出的比例最大。"如果一个餐馆每天挣40块钱,12块钱就要付工钱,如果超过12元,那这个餐馆的人力成本就偏高,现在我们单位的人力成本已经达到20元以上了,剩下的20元就是日常开销。"马经理说,现在肉菜蛋奶都在涨价,员工工资也要涨。大一点的饭店还可以挺过去,中小饭馆就只能关门了。

"3500元一个月,当个送水工,看看行情吧,这里面注水太多。"看了几十米长的招工小广告,从沂南来青岛务工的王树勇说,他眼睛有点花。

王树勇现在在一家工地上打零工,每天100元收入,他觉得也不少,而且很自由,想不干就走人了。最近几天,他每天都在这个市场里转,如果有合适的工作,他就跳槽。

"你必须完成绩效才能挣那么多,但是工作强度太大,很少有人能完成,3500元一个月就是个幌子。"王树勇说,很多打工者问来问去,一个是看工作合不合适,还有就是看这个待遇有没有水分。"有些招工的是劳务市场来的,挣完打工的,挣企业的,最后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很少,还有搬运工、零工啥的,虽然工资高,但是老板每天往死里用你,身体根本挺不住。"

"看起来,一个饭店、服装厂给你2000元一个月,但是有的不交五险一保,有的这些扣除掉以后,职工最后就拿到800元,生存都成问题,这些企业自然没有吸引力。"青岛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社局局长陈玉琦认为,农民工对企业的不信任由来已久,而且有些企业自身环境也较差,作为独生子女的新一代农民工自然无法接受。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民工荒?我们现在在农村搞劳务培训,提供就业技术,但是农民根本不来报名,觉得家里有地,不愁吃喝,没有必要来。"青岛传统制造业基地、全国制帽之乡胶州市的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赞松对刘易斯拐点感触深刻,而产业劳动力减少更让他对农村的潜在"劳务大军"恨铁不成钢。

◓观点

胶州市市长刘赞松:
倒逼机制带来的产业转型需要20年

"虽然青岛是山东的经济龙头,人均GDP达到9500美元以上,但是我们仍然处在工业化初期,与同期西方工业国家无法相比。"青岛市发改委国民经济处有关负责人表示。青岛市经信委主任项阳青坦言,现在许多城市摘高端产业、摘技术创新,但都无法绕过工业化这个过程。

据了解,目前青岛市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达到48%以上,而全市中小企业数量又占到全市企业数量的96.2%。青岛市经信委负责人认为,中小企业技改创新能力不足,绝大多数制造类企业仍然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荒的倒逼机制显然对仍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城市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胶州市市长刘赞松告诉记者,胶州市目前第二产业占到经济总量的58%,第三产业只有30%,传统产业的优势还十分明显,"去年上市的东方铁塔就是个传统制造业,但是还上市了,我们怎么能说它没有发展潜力?我们的李哥庄镇制帽产业,每年能生产上亿打帽子,占世界半壁江山。还有木器、食品加工等行业,这些传统制造业现在缺工十分严重,但这些产业做到这个程度,我们怎么能放弃?"

他提出,刘易斯拐点确实来了,但社会上高级劳动力并不是短缺的。"低端劳动力存在用工荒,但大中专毕业生供需矛盾比较大,我们的产业发展,要消化这方面的劳动力。"

"刘易斯拐点没到,结构性矛盾突出,这是我的观点。"面对去年12.7万拥入青岛的农民工,青岛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社局局长陈玉琦认为,目前的用工荒是城乡结构性问题。

陈玉琦认为,农民工从老家来了,生活成本太高,又要租房子又要吃饭,工资低了自然不干。但回家还有土地,还可以退回农村去。而当下的中小企业不可能提高太多工资,小商店、小企业就是靠这样的廉价微利生存下去的,不能指望小企业自身解决用工问题。

"我们不但要为农民工提供保障房,还要加大政府投入,培训农民工,让黄岛成为年轻务工者创业的乐土。"青岛市黄岛区区长张大勇告诉记者,今年黄岛已吸引了投资数十亿元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并设立1500万元的政府资金,专项扶持农民工就业。

"一个小伙子,在这里干上一年活,过年才和家人团聚,这样对待农民工的方式现在不行了!农食住行外的需要,政府也要考虑进去,把这些考虑进去,外来务工者就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了,孩子可以在这里上学,老婆可以在这里就业。"胶州市市长刘赞松对记者说。

采访中,青岛市人社局局长陈玉琦认为,刘易斯拐点仍然会到来,但让全部产业不再依靠大量农民工,需要在多年以后。

"一般的加工业还需要长期转型,胶州有一大批这样的传统产业,我想倒逼机制带来的产业转型需要20年。"胶州市市长刘赞松对记者说。

中国著名品牌
高档生活用纸
顺清柔
山东东顺集团
www.dongshunpaper.com
免费热线:
4006-627-626

齐鲁晚报棋院 春季班招生啦!
欢迎您的孩子来学棋 情趣高雅 开发智力 提高素质 促进学习
棋院本部
棋院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培训基地
棋院市少儿图书馆培训基地
棋院李安培训基地